

Xizang Yanjiu
Gankao Ziliao

无护照
西藏之行

XI
ZANG

〔英〕F·M·贝利
春雨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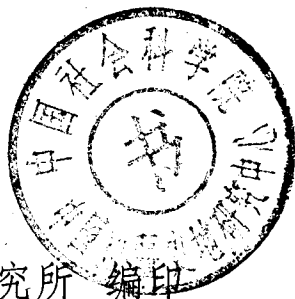
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 编印

西藏研究参考资料之一

无护照西藏之行

[英] F.M. 贝利 著
春 雨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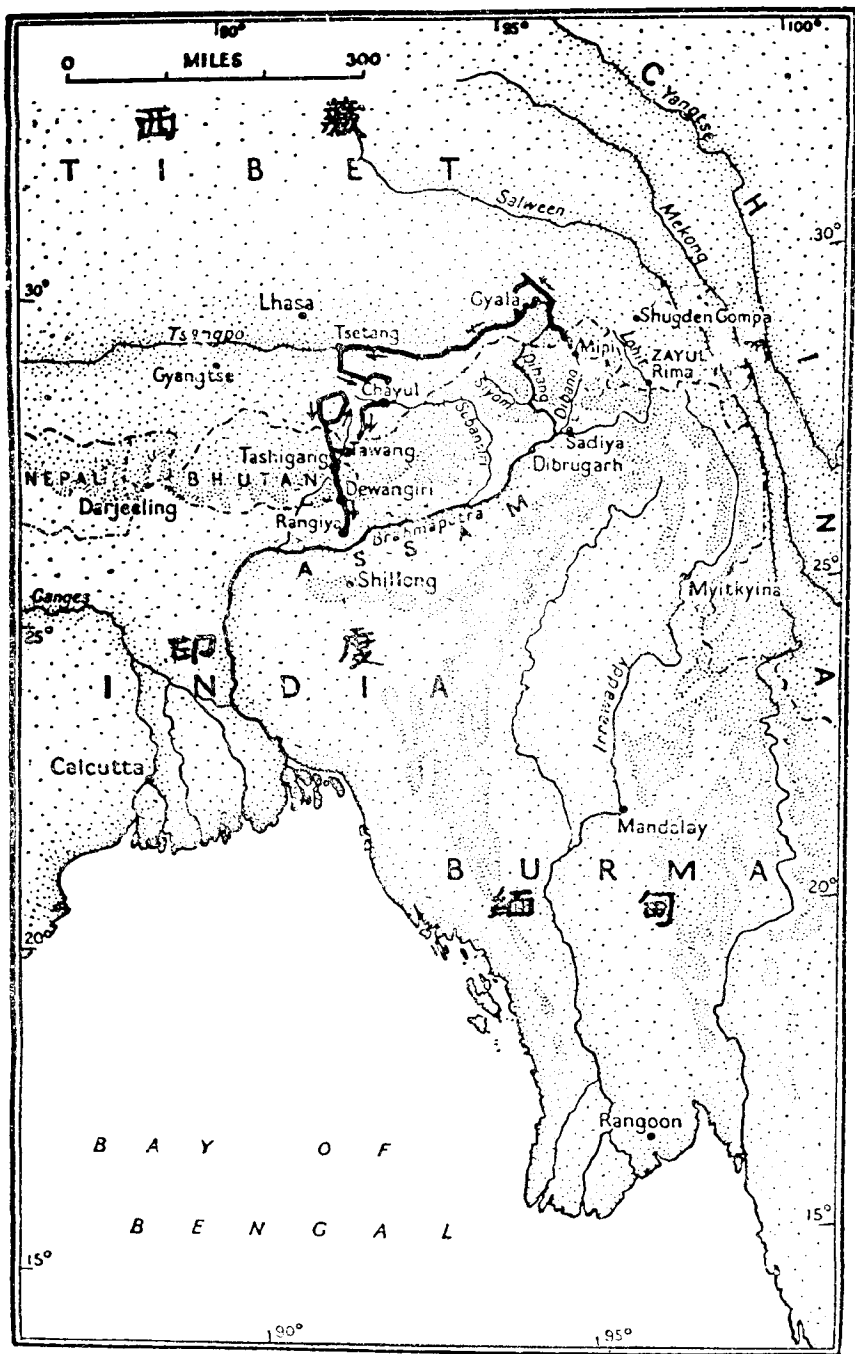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 编印

1983·6·拉萨·

0003157



〔图一〕 无护照之行路线图

编 印 前 言

《西藏研究参考资料》是一部多卷本的内部资料汇编。着重择要收录国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专著、论文、档案和其他资料，也包括一些流落国外的藏族人士的著述。有些著作早有汉文译本，但久未重版，不易寻觅，因为还有些参考价值，故予收录重印。有些著作仅有外文或藏文本行世，今先译为汉文印出，待今后有条件时，再将外文和汉文资料选译为藏文，以飨读者。

国内学者的著述和史料，目前尚无条件公开印行的，亦将酌情收入参考资料，以便参阅。

资料是科研的基础，也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重要根据。而掌握资料则应力求全面、系统和详尽。编印这部参考资料的主要目的，是想为西藏学研究人员、在藏族地区和其他地方做民族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些情报资料，以利了解国外研究西藏学的动向，或作有批判的参考。同时也想借

此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取得更多的帮助，以求不断提高参考资料的质量。

国外对我国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研究始于十七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我国的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国外，从此，外国人对西藏的研究不断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门学科。西藏学一说，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正当资本主义东侵之时。一九五九年以后，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对西藏很感兴趣。一小撮反动大农奴主叛逃国外，携去很多重要藏文图书、档案和文物，广为扩散，造成历史上罕见的藏文文献外流。被挟持国外的一些喇嘛和有文化的官员，由外国研究西藏的机构聘去，协助进行研究工作，西藏学一时成为热门。近三十年来，国外成立了许多西藏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西藏学专著、资料汇编和刊物。

研究西藏的外国人良莠不齐，动机各别。有些学者对我国和西藏人民持友好态度，虽然学术观点和我们不尽相同，有可议之处，但对有些问题持论尚属公允，其成就也比较显著，尤其在藏语文研究方面，颇可借鉴。这些人是少数，将来会随着人们的进步逐渐增多。大多数的所谓西藏学家，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对我国和西藏人民

怀有很大偏见，甚至持仇视态度，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念念不忘“西藏独立”。这些人的著述，都是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臭名昭著的荣赫鹏、大卫·麦克唐纳、贝利和后来的黎吉生等等，都属于这一流。他们的论著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国外出版的一些丛书和资料汇编，多依据从我国掠夺去的藏汉文资料和文物，是有用处的。近年在国外著书立说的西藏人当中，有的本来就是叛国外逃的反动大农奴主，他们在外国摇身一变，以博古通今的西藏学者出现，大谈其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历史。他们往往数典忘祖，自欺欺人，以篡改历史、颠倒是非的手法，猖狂攻击西藏革命和党的民族政策，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因为他们打着西藏学者的幌子，在某些人当中，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有位名叫夏格巴的，即属于此类。这些人的著作，我们也将择其有代表性的收入参考资料，以备批判。

本参考资料仅供内部参考。编辑原则是：择要收录，力求准确，便于参阅。对所录资料，不作删改，以保留其本来面目。

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对国外西藏学研究情况了解有限，又缺乏经验，编印这样一部参

考资料深感困难不少，因各方的迫切需要，不得不勉力而为。其中选择不当，处理欠妥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本参考资料汇编由陈家璉主编。第一卷——《无护照西藏之行》由张公钧、季垣垣任责任编辑。

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于拉萨

序 言

《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一九五七年出版，是作者一九一三年五月至十一月间，潜入我国西藏地区从事特务活动的记录。

作者F·M·贝利中校，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英帝国主义的特务，早年，在英印度军队服役。一九〇四年，随英军——荣赫鹏远征队入侵西藏，是印藏拉萨条约的策划者之一。同年，受荣赫鹏的派遣到江孜以西地区进行勘测和考察活动。一年后，奉调任英印驻西藏春丕和江孜的贸易代表，历时三载有余。其间，曾不断搜集我国内地和西藏的情报，并以“友谊”为幌子，拉拢西藏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一九一〇年复以休假为名，一度潜入我毗邻印度阿萨姆邦的西藏东部地区进行活动（见作者：《中国——西藏——阿萨姆》一书）。一九一二年冬，英军侵入我西藏下察隅等地区，随即派出勘察队进入上述地区勘察地形。当时，贝利直接受命于麦克马洪（亨利·麦克马洪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以谍报官（特务）的特殊身份，伪装成探险旅行者，随G.A.内维尔上尉率领的派遣团（勘察队）再次潜入西藏，开始了他的无护照之行。

一九一三年，我国内地正处于推翻清朝以后的动乱时期，当时的北京政府尚无暇顾及边远的西藏。对西藏垂涎已久的英帝国主义，即趁机在我西藏地方大肆进行阴谋活动，煽动西藏独立。为此目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拉拢西藏上层的亲英分子，另一面，多次地派出勘察队和特务公开或不公开地勘测和考察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下察隅、洛瑜、门隅地区，为长期侵占西藏作准备。贝利的无护照之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无护照之行的目的正如书中所述：“……要是搞清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地理状况，可以在两国之间划一条边界线，……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旅行除了科学上的意义外，还必须取得极为实际的利益。……”（见第一章第三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藏布江上游来，至少到泽当，以便回去给麦克马洪提供一张图，好让他们根据种族和地理情况在图上划界。……”（见第三章第二节）。因此，早在西姆拉会议以前，英国政府已经为侵吞我国九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作技术上的准备。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产生，正是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取得的极为实际的利益。在七个月的时间里，贝利一行潜行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和喜马拉雅山区，考察种族聚居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区分，最终泡制出一张麦克马洪所需要的地图，这就是在“西姆拉会议”上抛出的“麦克马洪线”的蓝图。

《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是一份英国特务的自供状，也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又一铁证。今译成汉文纳入《西藏研究参考资料》以供治藏史者参考。

作者是一名帝国主义分子，论述所及都是从他所持的政治观点出发的。因此，书中有许多污蔑和不实之词。我们在编辑时均不予删改，请读者自鉴。

本书由春雨翻译。

我们的编译水平不高，难免有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四·于拉萨

原 著 序

本书所述的旅行是一九一三年的事。四十三年后，在我退休后追忆这次旅行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我已上了年纪，回首往事比向前看的时候更经常些。我所以要把这次旅行公诸于众，因为它不仅仅是有关西藏的“另一本”书。

在一千五百英里的旅程中，我们处于一个至今尚未勘测过的国土里。除印度测量局过去派出的某些学者的一些记述外，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不得而知。我们解开了藏布江峡谷之谜，并绘制了该国地图，勾画出西藏与阿萨姆之间的地理界线。我们还在自然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带回了几种新哺乳动物的标本，包括一只羚羊。找到了耳羽雉的栖息地。根据哈尔曼上尉一八八一年带回的不完整的野生禽皮，这种雉曾被定名为哈氏耳羽雉。我们捕捉到几种新型蝴蝶。在所见的植物群中发现一种蓝罂粟花。其种子后来被金登·沃德上尉取回，命名为贝氏罂粟籽^①，特别受种子商们的欢迎。但是，与发现新标本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所经之地发现了动植物的不同特点。

这么多年后，我把过去每晚在当天旅行后的日记整理出来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而且，我可以坦白地说，书中有比这更多的含义。追忆这次旅行是很激动的。如果我能把这种兴奋的心情，那怕一点儿，转达给读者，我也会感到高兴，就像我使专家们感到快活一样。因为我和摩斯赫德，用现代标准来衡量，不过是业余探险者。我们的旅行没有配置贪求名声的制造商们免费提供的笨重装备，没有仔细地制定路线或选择季节。但是，你会看到，

我们在适当的时节到了能去的地方，并为获取每一个未被发现的地方的情况而高兴。

我读过很多在西藏旅行的人们所写的书，对书中有关旅行家们于每日工作之余坐下来玩耍游戏的记述很是吃惊。读者在本书中将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消闲。我和摩斯赫德写报告、记笔记、收集标本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纵情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说实在的，尽管我们一起旅行，并以最友好的方式进行合作，但并不像通常成对旅行的探险家那样时常见面。

我们两人各有分工。摩斯赫德集中搞勘测和制图，我负责旅行的组织工作，探询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收集野生标本。

本书相比之下很少提及摩斯赫德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有他自己的记录。在我的记录中，没有写那些使旅行书籍生趣的人间区区小事。我始终关心的是对印度政府有用的事实，避免由于这一旅行使我们遭受严重谴责。

F.M.贝利

目 录

序 言

原著序

第一章 出发之前	(1)
第一节	(1)
第二节	(11)
第二章 取得认可	(23)
第一节	(23)
第二节	(39)
第三节	(53)
第三章 抵达瀑布	(70)
第一节	(70)
第二节	(83)
第三节	(94)
第四章 绘制界图	(106)
第一节	(106)
第二节	(120)
第三节	(131)
第四节	(141)
第五节	(153)
第六节	(166)
第七节	(180)
第八节	(194)

第五章 结束之后	(211)
----------------	-------

注 释	(219)
-----------	-------

〔附〕

〔附一〕 行程记	(223)
----------------	-------

〔附二〕 索 引	(231)
----------------	-------

第一章 出发之前

第一节

给读者送上一篇序言就够烦人的了，又增添一个解释性的章节，似乎有些冗长乏味。但是，如果不写这一章，我本人和摩斯赫德上尉的这次旅行是不会完全被人理解的。我们既不是被藏布江问题所迷惑的第一批人，也不是首先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之谜的人。以前就有人去过。他们提供的情报确实给了我们以帮助。所以，你了解我们那些虽则不成定论的议题以及我们从米培出发之前在想些什么，就必须浏览一下这第一节，尽管它只能使你了解我出发之前所掌握的情况。

如果你看一下缅甸以北，大约北纬二十九度处那个国家的地图，你会发现一块奇特的地理结构：由北向南流的长江、湄公河和萨尔温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编者）三条大河紧紧相依；再向西又有三条相当大的河流从北部山区流入阿萨姆平原，它们是：洛希特河、丹巴河和德亨河（察隅河、丹巴曲和雅鲁藏布江下游段——编者）。

且看西藏，你会发现一条大河——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编者）穿过它的南部和人口最稠密地区，直向正东流去。

多年来，地理学家们对藏布江最终流向何方一直是迷惑不解的。藏布江水也许会使上述六条河中的任何一条河水上涨。由于

对这一夹进去的国家一无所知，甚至认为藏布江水汇入了伊洛瓦底江。

追根究底的唯一办法是要有人沿藏布江顺流而下，证实它是另一条河。但是，要实施是非常困难的。藏布江流经世界上山最多，而且是最荒僻的地带。政治上的障碍更甚，难以克服。中国人已不太稳固地控制着西藏，他们竭力防止其他外国人进入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国土。西藏人，虽说本性友好，但好疑惑。他们同中国这一外国势力打交道时有过惨痛的教训，曾蒙受莫大的耻辱，以致他们在同其他外国势力交往时也游疑不定。

对于从印度方向进入的旅行者就更加危险。在印度平原和西藏山系之间的山脚地带，居住着许多原始野蛮部落。他们好斗奸诈，疑神疑鬼，无休止地相互残杀。遇到陌生人，他们只是在用温和的或残暴的手段可以敲诈勒索到财物时，才会把你当作受欢迎的人看待；或者在可能获取武器，用这些武器比用他们自己简单的屠杀器具更能有效地杀戮邻近部落时，才会把你当盟友看待。

一百年前，勘测技术还很原始。即使早期的探险家拥有我和摩斯赫德携带的装备，他们也会发现使用起来需要十分隐蔽，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必须隐匿其真正的目的。

一八五四年，约瑟夫·胡克发表了他的《喜马拉雅山日志》一书，书中提及了试图探险的早期情况之一。驻阿萨姆专员布赖恩·霍奇森和詹金斯少校曾派出一名特务伪装成远道行乞者，企图潜入。结果该“乞丐”连西藏的边境都未及就被长矛戳死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印度测量局开始着手系统地收集座落在喜马拉雅山北面国家的情报，目的为最终确定一条稳固的边界线。他们培训的代理人多数是些住在西藏边境印度一侧的会讲藏话的人。例外的是 S.C.D（萨拉特·钱得拉·达斯）——印度帝国的侍者——由金普林以哈里·楚达·木克基为名带入吉姆

的一位孟加拉学者，他同另一个著名的密探探险家U. G. (乌金加措喇嘛)一起筹建了一个情报机构。许多年前在我搞西藏研究时，这个机构就由我承袭下来。

这些神奇的探险家被派往北部边区绘制地图、写情报，连续往来多年不止。他们的生命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在没有科学仪器的情况下，他们用数步量距。经核实他们带回的情报，印度测量局的官员们对这块与世隔绝的土地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详细情节逐渐得到增补。

在这些探险家里，最有名的一个是克里斯纳，一般人只知道他名子的首写字母是A. K，他以此隐匿自己的身份。一八七九年，A. K从尼泊尔到拉萨，向北至蒙古，再向东南至中国边境，而后折向西南至力马。他打算从力马沿洛希特河谷而下，直达印度。在这段旅行期间，他从左到右跨越了长江、湄公河和萨尔温江。在力马南面，他发现通往印度的道路被密西密部落^②的不友好行为所封锁。

A. K又回返，向西北绕了一大圈，经拉萨直达藏布江的左岸，然后穿江而过，终于抵达大吉岭。

他的旅行确切地证实：藏布江不可能流入长江、湄公河和萨尔温江。但问题仍然存在：藏布江是否流入丹巴河或德亨河，然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呢？或者说它是否是伊洛瓦底江的源头呢？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一名锡金地主——我的一位至死不渝的亲密朋友——里金·纳加尔（其秘密代号为R. N.）被派出旅行，受命搞清藏布江流入哪条河。在这一使命中，由于部落和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他失败了，但带回了关于不丹地形的有用情报。

疑问持续了许多年。直至一九一一年，阿波尔勘测队司令官才向鲍沃尔上将发出命令，指令他解决“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

河的同性问题”。

确凿的证据必须沿藏布江水而下，直至它汇入其它河流之一时才能获得。这是行不通的，但有一个确定德亨河与丹巴河归属的办法可以实施。这一办法由印度测量局的哈尔曼上尉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付诸实施了。

在西藏境内很长一段距离里，藏布江水是由喜马拉雅山脉北坡的融雪积聚而成的。显然藏布江水注入的河流的流量比较大。当丹巴河和德亨河流至阿萨姆平原后，表面上看不出谁大谁小。哈尔曼上尉在两河离开山峦的地方仔细地测量了它们的流量，发现德亨河每秒钟的流量是五万六千五百立方英尺，而丹巴河只有二万七千二百立方英尺。这就事实上确认了藏布江是流入德亨河的。

但是，即便这一点确认后，另一个问题还是存在：藏布江在西藏东南部山区无法通行的丛林中隐形匿迹了。据说，那一带的地势在海拔九千至一万英尺之间，藏布江流入阿萨姆平原后的地势仅仅海拔五百英尺，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二十英里。那么，这条大江是怎样往下流的？难道它飞奔而下的河道要比想象的长得多吗？难道在海拔九千英尺隐匿区内有一系列急流险滩不成？或者说，在阿萨姆和西藏未被发现的地域间的无人区里莫非有一条瀑布敢于同尼亚加拉瀑布相匹敌，甚至会超过它吗？

上述问题自一八七八年以来就一直一直是印度测量局的课题。那一年，哈尔曼上尉派遣一名特务，他的秘密代号是G.M.N.，受命测量泽当以东的藏布江。G.M.N.（在一些报告中又称之为内木森）是锡金人，他不会当作伟大的探险家之一而载入史册，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他。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他在训练结束之前就被派了出去。那时候，他所从事活动的区域，风传盗贼横行。由于害怕强盗，他作业迅速，将情报记在碎纸片上，也没有很好地整理在野外工作记录本内。他的天文观测也因为记